

玩俠浪小子

莫陽子 著

【上】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内 容 简 介

江湖浪子李清白，师承“神偷”计百出，集多种技艺于一身，虽生性诙谐，放荡不羁，但聪颖过人，机智非凡，在江湖纷争中与师弟“猴精”、“傻蛋”配合默契，常于嘻笑玩闹中挫败敌手。

由于前辈们的情债恩怨，使三人陷入诡诈的江湖漩涡。

杏林山庄为报昔日旧怨，邪教奸佞为取九鼎之尊，迭使诡计，一时间阴云密布，杀机四伏。

浪小子临危受命，首创玩侠帮，施奇智，展奇谋，处变不惊，临危不乱，终得众女相助，涉险过关……。

全书人物性格鲜明，情爱描写细腻，言语滑稽逗趣，争斗场面激烈。使你读后轻松愉悦。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 | 游戏江湖 | (1) |
| 二 | 翠楼寻欢 | (31) |
| 三 | 行侠仗义 | (61) |
| 四 | 荒山试技 | (91) |
| 五 | 巧获佳人 | (121) |
| 六 | 京师盗宝 | (151) |
| 七 | 銮殿羞敌 | (181) |
| 八 | 书斋受困 | (207) |
| 九 | 救师入彀 | (234) |
| 十 | 寻宝上山 | (263) |
| 十一 | 意外之喜 | (291) |
| 十二 | 幽谷历险 | (320) |
| 十三 | 鏖战退敌 | (348) |

十四	步步追杀	(376)
十五	残庙苦斗	(406)
十六	李代桃僵	(437)
十七	沉冤昭雪	(464)
十八	以毒攻毒	(492)
十九	假凤虚凰	(521)
二十	巧计诱敌	(551)
二十一	杏林山庄	(579)
二十二	除奸惩恶	(609)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着浪小子，猴精站起，躬身一礼道：“先生好！”

老学究可是三朝元老，也曾位极人臣，只是现在老了，赋闲在家，当起了高级顾问。只见他鼻梁上架副老光眼镜，手拿一把羽扇，有事无事都扇扇。

他“嗯”了一声，坐到东席位上，呷了口茶，盯着傻蛋道：“全皇侄，你的文章可写好了？”

傻蛋闻言，忙拿起猴精替他写的文章，走上前去，双手将文章捧到老学究面前，傻笑道：“写好了。先生，今天我可是用了心的。”

老学究看他一眼，哼声道：“你都这么大了，还在《三字经》上打转，有什么功可表。”

傻蛋闻言，笑脸变成了哭脸，道：“先生，并不是我不认真学，而是那些字不与我合作，我也没法子！”

原来老学究第一次来教课时，就来了个“摸底考试”，以便往后因材施教。浪小子与猴精认为背得越多，往后越轻松，因而就各展其能，将在师父那儿学得什么四书五经，全给背了出来。

这倒使老学究吃了一大惊，他高兴地道：“想不到你们还装了这么多书在肚子里，真是孺子可教也。”

傻蛋可比他俩聪明多了，就在《三字经》上打转，什么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先生教我捉黄鳝，狗不叫，猪拱圈，畜牲打架你莫劝，初之人，本性善……。胡来一通，听得老学究眉头直皱，他不待傻蛋继续，就戒尺一拍，叫道：“好了好了！简直是有辱斯文！”

从此傻蛋可就没有学业压力，爱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，快活得如神仙一般，哪像浪小子、猴精两人，什么吟诗、填词、对

对、策论的，弄得两人气也喘不过来。

那日当天，浪小子与猴精就吃到苦头了，气得两人直骂自己是笨驴，而且是天下最大最大的大笨驴！

此时，老学究扫了傻蛋一眼，道：“书背不到，废话却不少！昨天背到哪儿，今天就从哪儿背起！”

傻蛋“嗯”了一声，双手负背，摇头晃脑，踱着方步，如同吟诗作对般的风雅，开口道：“昔孟母，择邻处，子不学，抓鸡煮，我也就不读书，吃鸡肉，享口福，烟杆打，乃师毒……”

“停！停！停！”老学究大叫三声。

三个小子都在暗笑。

老学究那根三尺长的白玉烟杆，乃皇上所赐，“咚”的一声，又重重敲在傻蛋头上，骂道：“你读不到还想吃鸡，你可想得真美，嘿嘿，书里有这一段吗？”

傻蛋笑道：“可能有吧！”

老学究描他一眼，不怀好意地笑道：“嘿嘿，看来你并不笨嘛，自己还编得出顺口溜，无中生有！”

傻蛋忙道：“先生，这不是我编的，而是它自己从嘴里溜出来的。”

“哼！你承认是自己编的了？”老学究边问边点脑袋。

傻蛋一看不妙，把戏要被折穿，他忙道：“这是阿白教我背的，我也不知说的是个么。”

老学究瞪着浪小子，浪小子忙道：“我只是随便说说，哪知他一听就记住了。”

傻蛋忙道：“是你教的。单是这一小段就花了我一上午的功夫，如真像阿白所说，那我不成神童了？谁不想当神童而愿当傻瓜呢？”

老学究哼声道：“短短三个月，你们的把戏可是不少，每天几乎都在翻新，我可佩服你们了。”

浪小子笑道：“先生，你不是谆谆告诫我们，要学以致用吗？”

老学究道：“好的不想，就知道搞左道旁门，如此的学以致用，老夫将被你们气死！”

浪小子笑道：“哪有如此严重。”

老学究道：“好了，你们知道该如何修理你们吧。”

猴精叹道：“各位，又到我们挨整的时候了，咱们走吧。”

三人装作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心里可高兴得很，被关了一上午都快闷出病来了。

其实以他们的身份，不接受老学究的处罚，老学究也无法，只是有次，也就是老学究来的第五天，他们闹得太不象话，老学究便一把眼泪，一把鼻涕地到皇上那儿告了一状，害得他们三人被迫迁到皇宫，只住了三天，他们就叫苦不迭，那些繁杂的礼节将他们搞得半点自由也没有，三人向皇上悔过，下保证，表决心，好不容易才又回到行馆。至此，他们可怕了这位老先生，对他的处罚，都一一接受下来，算是活动筋骨。

三人一走到大院中，只见傻蛋吐气开声，双手抓起一副千斤石担，站起桩来，而在他屁股下端，正有一根尖锐的铁棒，正等他坐下来休息休息。

傻蛋这三个月来，童子功在师伯的指点下，精进不少，但他怎么也想不通，老学究为何知道他的罩门所在，也就是铁尖正对着的长强穴，这样一来，他就不敢疏忽了。

浪小子双手两边平伸，两手各托一罐铁砂，而双脚分别各踩一只鸡蛋。

猴精爬上一株大树，双脚勾住一杈横丫，双手的铁笔就在脚上方的木板上画图写字。

老学究慢慢从书房出来，手里拿着三支拇指粗，一尺半长的燃香，他走到傻蛋身旁绕了一圈后，往傻蛋屁股上踢了一脚。

老先生满意地点头道：“很好，这次你很乖，屁股上没安铁板！”

傻蛋笑道：“先生，我哪还敢？你变着花样整人，我可怕了！”

老学究笑道：“有怕就好，如被我再发现作弊，你就去招待黄蜂吧。”

傻蛋哇哇大叫道：“哇！先生，这招好毒哦！”

老学究得意地笑道：“没法子，不这样，可就与你们的顺口溜名实不符了。”

他往傻蛋面前插根燃香，乘他转身之机，傻蛋忙运气往燃香吹去。

老学究头也不回地道：“小心，如运气过猛，或口水将香弄灭，那你就只好如此这般的成为雕像了。”这下傻蛋可不再吹了。

老学究走到浪小子身旁，手上的燃香在他上、下、左、右绕了一圈，没发现他利用细纲丝绑在上面树上，来吊住身子，他又在浪小子罐上用烟杆轻轻敲了敲，不是空响，才微微点点头。

老学究将他脚上一看，道：“脚下的鸡蛋是不是石灰什么做的？”

浪小子苦笑道：“先生，那一次我已受够了，现在哪还敢？”

先生，你真是越来越精了。”

老学究笑道：“唉，这可都是承你们的看照。”边说边插上燃香。

浪小子叫道：“哇！先生，你怎么拿错了香？”

老学究嘿嘿笑道：“嗯！是拿错了，只是老夫特制的燃香明天才赶制出来，只好用这个了，怎么，嫌它太细了？”

浪小子忙道：“太粗了，一个时辰也燃不完！”

老学究笑道：“这个不算什么，它只能算老夫特制的那把香的么兄弟，到时相信你们一定会与老夫密切合作，不会让老夫浪费银两！”

猴精一下倒吊起，道：“先生，我们以后不敢了，一定好好听你的话。”

老学究笑道：“你们不是存心要让老夫的银票丢在水里泡也不冒一个？不过咱们还是说眼前实在些，你们好好享受吧。心一软就上了你们的当，老夫可不上了。”说着手在眼前直摇。

他说着走到树下，沿梯子爬到猴精身边，用烟杆敲敲那双铁笔是否是空心的，又仔细看猴精胸与脚上是不是连得有细绳，相信猴精没作假才满意地走下。

他将三人打量一番后，才去到屋檐下拉出一把椅子，坐了下来。

只见老学究从怀中掏出两团棉花先塞住鼻孔，然后从屋檐下拉出一根空心细竹杆，含在嘴里吸气。

浪小子笑道：“哇！想不到先生还真有一手！”

老学究笑道：“没法呀，这还不是让各位给逼的，唉，对付你们这些浪小子，也只好用左道旁门的方法了。”

他话没说完，两眼一闭，就睡了过去。

浪小子跳下鸡蛋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哈哈！这就叫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！先生，你好好睡吧，咱们可要去喝喜酒去了。”

猴精急道：“这不行吧，上次可让咱们吃了大苦头哩。”

傻蛋却问：“喝什么喜酒？”

浪小子神秘地道：“喝平姑的喜酒。”

“哈哈，哈哈！”

猴精与傻蛋禁不住大笑起来。

“哎唷！”傻蛋一声惊叫，原来他得意忘形，忘了屁股下面的尖铁棒，一乐，就坐了下去，成了乐极生悲。

傻蛋顾不得疼，放下石担，笑问道：“真的是喝平姑的喜酒？”

浪小子正色道：“谁骗你们！这好事可是我一手促成的！”

猴精亦跳了下来，笑不可抑地道：“你今天溜出去就是做媒婆去了？”

浪小子道：“呸！怎说得这么难听，应该说做红爷！”

傻蛋道：“你配吗？”

“我怎么不配？”浪小子不解地问。

傻蛋解释道：“红爷就是关公。你配作关公？”

浪小子辩道：“此红爷不是彼红爷，你不要胡搅。嗨，你们不去就算了，再晚可就只有残汤剩水了。”

傻蛋一听，忙道：“那咱们快走！”

猴精却有些犹豫，道：“上次的滋味实在不好受，这次老先生如再去告一状，我们不成神经病才怪。”

“原来上回他们三人将老先生迷倒后，去玩了个痛快，回来见老先生还没醒，三人即在他脸上一展专才，题诗作画的。结果老先生就拿这张脸去告御状，害得皇上笑得差点从龙椅上

滚下来。

皇上这一笑可不得了，老学究立时就不想活了，一头便往龙柱上撞去，幸好唐武扬硬将他拉住了，千言万语的代三人向老学究陪不是，皇上便将三人软禁起来，三人好不容易解出软禁，又被师伯狠狠训了一顿，罚三人两个月不得迈出行馆。

此时傻蛋道：“平姑的喜事定大有看头，不去实在可惜。”

浪小子道：“就是嘛，况且我这个红爷不去也实在说不过去，说不定还要出乱子呢，喜剧可就要成悲剧了。好，傻蛋，他不去算了，咱俩去！”

不待傻蛋回答，猴精忙道：“谁说我不去！”

三人悄悄出了行馆，随浪小子往行馆左首行去。

傻蛋忙道：“平姑不是秦大叔的街邻吗，怎么往这边走？”

猴精骂道：“笨蛋！平姑自然是嫁到这边某一家作媳妇了。”

傻蛋晃然大悟地道：“哦，是了是了，她自不会嫁到自己家里。”

三人行走了约半里，到了一家小酒馆。

小酒店今天可没营业，只见门上贴着大红双喜字，门框上贴着喜联，贺客不断，一派喜庆气氛。

猴精道：“哇！此店才开三天，老大就替人家说上媳妇了，以后喝酒可不成问题了。”

浪小子笑道：“这就是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嘛。”

傻蛋道：“我也去给一个大饭店的老板说上一个媳妇，那我就不愁没饭吃了。”

猴精笑道：“你命中注定只有一条路可走，才可吃上饱饭。”

傻蛋急问：“什么路？”

猴精笑道：“就是入赘这家大饭店作女婿。”

傻蛋啐道：“呸！你怎知道人家有赔钱货，万一人家都是赚钱货呢？”

浪小子笑道：“你不会专拣有千金的饭店？”

猴精笑道：“不过如此一来，傻蛋饭倒是吃得饱了，打也可有得挨了，耳朵可更不保险了。”

傻蛋笑道：“哪有如此严……”他突地脸色一肃，向四周看看，才讪笑道：“咱可只是说着玩的。”

浪小子与猴精看了傻蛋的样子，不觉哈哈大笑。

浪小子笑道：“唉，想不到傻蛋现在是心细如发了，说话也瞻前顾后，吞吞吐吐。”

三人笑着进入酒店，一个媒婆急走了上来，对浪小子道：“哎呀，我的公子哥儿，你可来了，老身真怕你撒手不管了。”媒婆小声，“公子，老身真怕闹出乱子，真如此，老身不但饭碗砸了，还要吃官司！”

浪小子道：“你是否是按我说的办？”

媒婆道：“完全按公子的吩咐。”

浪小子笑道：“既如此，那你就等着领一笔大大的谢媒钱吧。”

老板走来，客气而热情地走来将三人请到首席坐下。

浪小子笑问道：“张老板，对儿媳还满意吧？”

“满意，满意！”张老板点头哈腰地道，“全靠公子成全，小人感激不尽。”

浪小子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只要满意就行。”

三人刚磕得几颗瓜子，花轿就到了门前，一阵鞭炮后，新

娘与新郎在男女陪伴下走了进来，宾相宣布婚礼开始，新娘与新郎三拜，新娘就被扶进洞房。

开上喜宴，众来宾就大吃特喝起来，很快达到高潮。

天擦黑，新郎给大家敬了酒，就被众人哄闹着挂进洞房，而很多来宾也就告辞，只剩下一些亲戚六眷在喝茶聊天磕瓜子。

媒婆本来早就该去，可是今天却不敢走，她今天借故留了下来，紧张地盯着洞房，不停地看看悠闲的浪小子三人，心里不住暗说：“天保佑不出事才好。”

媒婆正提心吊担之时，突然洞房里同时传来新郎新娘的惊叫：“妈啊！”

众人一愣之时，洞房门“呼”一声打开，穿红着绿的新娘新郎同时挤在门口，谁也出不来。

两人好不容易挤出门，同时奔到自己父母身边，同时叫，新郎叫道：“退婚！我不愿娶她！”而新娘则道：“退婚！我不愿嫁他！”

众人一看，尽皆愣住了。

新娘此时去了盖头，但见她鼻子扁平，几乎没有，而嘴唇之薄，也出人意料，晃眼一看嘴巴就是一条线，真是一马平川，平姑之名，想就来源于此。

而新郎却是一个癞痢头，上面只有稀稀拉拉几根头发，先前较光洁的脸上，此时却出现了很多小坑坑，原来还是一个大麻子。

两亲家立时将媒婆拉住，吼道：“你干的好事，咱们见官去！”

媒婆早已吓得呆若木鸡，嗫嚅道：“这，这不，不关老身的

事！”

“不关你的事关谁的事？”

媒婆颤抖抖地道：“是那位公子要……要老身这……这么做的。”说着将浪小子一指。

平姑的父亲可是认得浪小子的，他叫道：“好哇！李公子，咱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何苦如此坑害小人？”

浪小子上前笑道：“喂喂！老伯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可是你同意的，咱可没勉强你。”

老人将媒婆一掀，怒道：“你为何不将话说清楚？”

媒婆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浪小子笑道：“她如何对你说的？”

老人气咻咻地道：“这贼婆子说：‘此男子二十六岁，以前只怪眼界甚高，到现在尚未娶媳妇，他的父母让老身给他寻一个好人家的姑娘，这个男子这么大了未娶亲，脸上不光彩，也无法，他也同意。’她根本就没说清楚！”

浪小子又笑着问张老板道：“张老板，这媒婆如何对你说的？”

张老板更是气愤，道：“这老煞婆说：‘这女子芳龄双十，家虽小康，此女子眼下却没有什，故也很乐意寻个好人家的儿郎’”

浪小子问道：“你们双方父母看了人吗？”

新郎新娘的母亲同声说：“倒是看了。”

浪小子道：“这不成了吗？媒婆亦将话说清楚了，你们又看了人，这事无有不妥之处啊。”

新郎的母亲道：“哼！他们骗人，我只看到一双眼睛！”新娘的母亲道：“哼，算你运气，你还看到了眼睛，而老身却只看见

一个背影！”

张老板怒哼哼地道：“李公子！你说媒婆将话说清楚了了的，小人倒要请教！”

浪小子笑道：“媒婆将新郎新娘的面貌说得够清楚了。她说‘此女子眼下没有什么东西’。眼下不就是鼻子和嘴巴，即是说她没有鼻子和嘴巴嘛。”

张老板喃喃道：“我还当，……还当她家贫寒，嫁妆甚少呢。”他转向自己老伴，责道：“死老婆子，也不看仔细点！”

他老伴喃喃道：“那么漂亮的一对眼睛，谁想得到下面却平板一块！”

平姑的母亲不服气地道：“那么俊俏的一个背影，谁想得到头上是荒坡一个，脸上是河滩一块！”

浪小子接着道：“至于男子的相貌，媒婆也说得十分清楚，‘脸上不光彩’，即是说他脸上不平嘛，至于他是光头，媒婆已明白告诉了没有发嘛。”

猴精笑道：“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他们都各有优点，取长补短不就成了，在下看两人是再般配不过，再耽搁下去，可就要误了二人的终身！”

傻蛋亦笑道：“这样甚好，大哥莫说二哥，你不戳我痛处，我不揭你疮疤，两人定是棒打不散的恩爱夫妻。”

四位老人一想有理，遂各将自己儿女拉在一边劝解一番。新娘新郎亦想到，找一个比自己俊的，一来很难，二来日后不知要受多少气，不如这就样恩恩爱爱过一辈子也很好，于是也就含羞地答应了。

初更时分。

浪小子三人酒气醺醺地往行馆走去。